



小说家讲坛

林建法 王尧 主编

小说家讲坛

A Forum for Novelists



李锐

"Dialect" in Internet Era 网络时代的“方言”



春风文艺出版社

Chunfeng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网络时代的「方言」

李锐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李锐 200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网络时代的“方言”/李锐著.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2. 10

(小说家讲坛)

ISBN 7-5313-2458-X

I. 网… II. 李… III. 演说—中国—当代 IV. I 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66834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联系电话: 024—23284285 23284029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23284401

E-mail: chunfeng@vip.163.com

北宁市印刷厂印刷

幅面尺寸: 135mm × 210mm

印张: 5.5 插页: 6

字数: 90 千字

印数: 1—8000 册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常 晶

责任校对: 潘晓春

封面设计: 夏季风

版式设计: 夏季风

定价: 11.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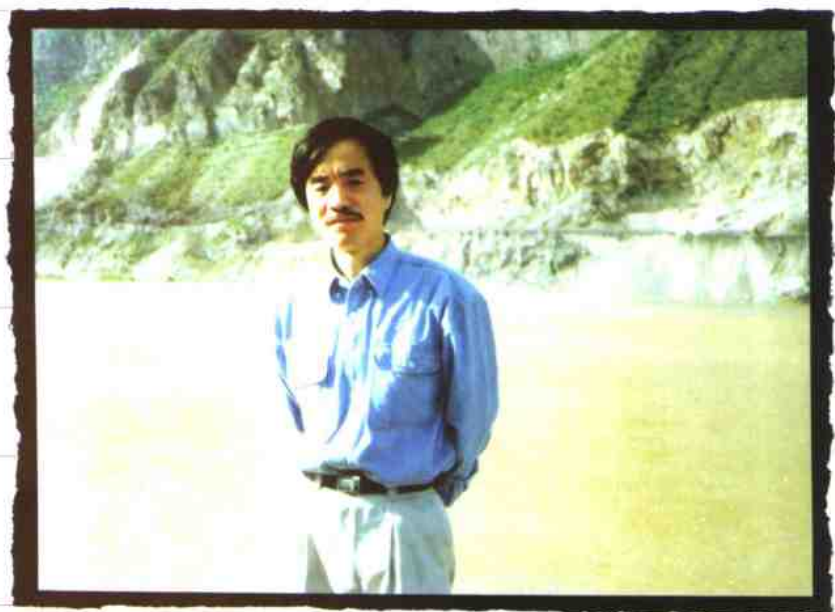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李锐简介



李锐，男，1950年9月生于北京，祖籍四川自贡。1966年毕业于北京杨闸中学。1969年1月到山西吕梁山区插队落户，先后做过六年农民、两年半工人。1977年调入《山西文学》编辑部，先后担任编辑部主任、副主任。1984年毕业于辽宁大学中文系函授部。1988年转为山西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1998年12月当选为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1974年发表第一篇小说。迄今已发表各类作品百余万字。系列小说《厚土》为作者影响较大的作品，曾获第八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第十二届台湾《中国时报》文学奖。出版有小说集：《丢失的长命锁》、《红房子》、《厚土》、《传说之死》。长篇小说：《旧址》、《无风之树》、《万里无云》、《银城故事》。散文随笔集：《拒绝合唱》、《不是因为自信》。另有《东岳文库·李锐卷》（八卷）和外国作家的作品被翻译成中文一样，李锐的作品也曾先后被翻译成瑞典文、英文、法文、日文、德文、荷兰文等多种文字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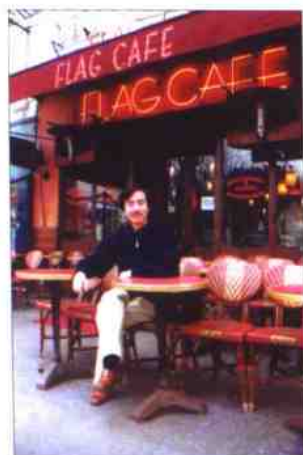


1994年5月7日下午摄
于河律县黄河龙门

1980年4月与聂华
苓女士合影于美国加
州柏丽纳斯镇



知青宿舍已破败如此,两间做
了羊圈,三间做了库房,一间
羊馆根宝住。但是有了“自来
水管”,我当年住最后边那一
间。(1998年9月19日上
午,尚晓东摄于山西蒲县刁
口乡邸家河村,雨中)



2000年3月11日,巴黎街头



2000年3月21日,意大利佛罗伦萨但丁故居,和韩少功、张炜合影



1999年12月18日,于马来西亚吉隆坡,和王安忆合影



2001年12月6日于斯德哥尔摩,受邀参加诺贝尔奖百年庆典



在家中



2000年3月21日,佛罗伦萨



1994年1月10日,台北
誠品書店,與林海音老
師合影



2000年3月12日,于巴黎,同《无风之树》的法文版译者安妮女士
(右一)合影

小说家讲坛 总序

林建法 王 尧

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无论 you 以怎样的“文化身份”出现，你都无法避免文化转型带来的冲突；对一个“写作者”或者“读者”而言，话语的冲突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经验，于是，如何言说，在考验着所有“文化人”的品格。

演讲作为言重言说的方式，或者作为一种写作的方式，曾经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传统。这个传统又曾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丢失了，它在近二十年的复现，与知识分子是否具有话语权和具有怎样的话语权是密切相关的。我们首先在这样的认识中策划了“小



001

小说家讲坛总序

A Forum for Novelists

说家讲坛”活动。

“小说家讲坛”的构想,源于2001年8月我们在大连聚会时的讨论,并很快得到了许多作家、学者的赞成与响应。这一活动由两部分组成:在苏州大学设立“小说家讲坛”,同时在《当代作家评论》开设“小说家讲坛”的专栏。

这个讲坛的设立是为了彰显小说家们被遮蔽掉的意义。在这个讲坛上演讲的小说家堪称是“杰出”的甚至可能是“伟大”的作家。关于“杰出”或“伟大”的提法,或许暂时不为一些人接受并被非议,或许会引起相当一部分人的反感并被谴责。但我们相信以后的文学史会做这样的叙述。熟悉百年中国和世界文学史的人都知道,在这二十年当中,我们已经有一批杰出的或伟大的作家;但我们常常由于莫名其妙的思想与心理作用,由于学术的或非学术的原因不敢或者不想做这样的表述。——我们以为这是最糟糕的失语。

我们现在已经意识到,无论是跨文化还是在一种文化的内部,对话和沟通是何等的重要。在某种意义上,对话是发现和解释诸多问题的最好方式。因此建立起一个凸现作家主体而又易于与学者、批评家、文学读者沟通的充满活力的“文学现场”,是“小说家讲坛”的又一企图。在这样一个文学现场,作家的言说是自由的、朴素的,读者的置疑也是自由与朴素的,它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对话。任何外交辞令在这样的场合都无

疑被看成是对真善美的亵渎。在这里,智商的高低与技巧的高超拙劣已经不是主要的,去掉一切伪饰后的自由思想才会为人赢得尊严,嘘声和掌声分别因此而产生。我们所期待的当代文学批评不做知识的考古,具有现场感的听众(包括批评家)的置疑和作家的回应,将淘汰文学研究中的伪问题,筛选出真正的关系到当代文学发展的问题,进而形成一些值得研究的命题。所以,只要你置身这样的现场,你就在倾听的过程中产生着言说的欲望。

这几年设坛开讲已经在大学和其他文化场所蔚然成风,这不能不说是近二十年来中国社会的一个进步。令人思考的是,这些体制内的运作(通常是这样)却深刻地冲击着体制的某些方面,并且标示了当下思想自由的限度和学术的高度。大学的学术讲座正在逐渐成为学术活动的主体,它反衬了教育的呆板。多少年来,大学的文学教育是残缺的甚至在某些方面是失败的。体制内的知识生产,封面是学术,正文却远离学术。我们所有的人只要你怀抱学术良知,就不能不正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的文学教科书充斥着千篇一律的、八股式的说教,人性的、审美的、生命的文学在教条主义的叙述和所谓的研究中被肢解和阉割,并且要一种话语体系协助形成文学的权力和秩序。在堂堂的文学讲坛,缺席的是真正的文学。所谓大学不能培养作家正如大学应该培养作家一样都不是大学的真谛,我们反对以

学术的名义驱逐文学。“小说家讲坛”的设立,将会有助于改变这一现象,尽管这样的改变可能是微弱的。

正如我们开始时所说,这个讲坛是有高度的。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拥有某种话语权,但我们始终坚持自己的尺度,用这个尺度来度量作家。这是一种选择,也是一种舍弃,但不是一种拒绝,因为我们所说的“高度”并不是一个绝对不变的“门槛”。事实上,关心这个讲坛的朋友们对邀请谁、不邀请谁也有不少分歧。一些我们认为应该登上讲坛的作家,也有用种种理由来回绝邀请的,尽管我们未必认同那些理由,但是我们尊重他们的选择。这就是讲坛为什么会“疏漏”一些作家的主要原因。

这个讲坛逐渐引起的反响,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有朋友甚至说,也许要过多少年,这个讲坛的意义才能更加凸现出来。以后的意义我们暂且不去管它,但是凸现当代文学创作的前沿问题,并在演讲与对话中表达作家、批评家对这些问题的看法,确实是“讲坛”试图实现的“现实意义”。我们可能都会注意到在演讲与对话中,小说家们有着不同于别人的心智与言说风格,这些确实是一个杰出作家的独特魅力;在学术的层面上看,小说家们最具意义的也许是对若干“伪问题”的揭穿。这似乎是已经演讲的莫言、李锐、张炜、余华几位作家的相同之处。毫无疑问,他们处在困顿之中,我们应当看到真正意义上的写作者在今天都不能没有困

顿,但是他们始终不渝地保持写作的尊严,保持对诗的敬畏。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种境界,它使一流作家和其他层次的作家相区别。

以“小说家讲坛”命名的这套书,第一辑收入了张炜、李锐、韩少功、史铁生、余华五位作家多年来在不同场合的演讲录。感谢这几位作家在紧张的写作状态中抽出时间来整理、结集他们的演讲录,这项有意义的工作,因为有了他们的响应,才能以今天这样的面貌出现。和其他四位作家不同,史铁生暂时无法走上“小说家讲坛”,但他的书面演讲独具魅力,不妨把他的沉思和独语看成是另外一和形式的演讲,因此他的这本称为“演讲录”的书有着特别的意义。

这套演讲录的出版,将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还原小说家的思想风度和演说风格,因为有了广大读者的参与,“小说家讲坛”也就有了新的时间、空间和人物。——“小说家讲坛”不仅仅是“小说家”的。

自序

这本演讲文集基本上谈的都是语言自觉的问题。因为字数的关系，也为了把问题表达得更清楚，在演讲之外又加了一些还是谈语言、谈文体的文章。整理这本演讲文集，也就有了一个清理自己的机会。如果从1988年那篇《现代派：一种刻骨的真实，而非一个正确的主义》算起，已经有了十四五年的时间。这十几年里，由浅入深，从最初比较模糊的感觉，到后来渐渐清晰起来的认识，也还是觉得像是在盲人摸象。而且这只象越摸越大，越摸越复杂。谈语言自觉，你无法脱离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的历史困



境，无法脱离自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所有历史结局和历史影响。谈现代汉语的主体性，你更无法脱离眼下全球化的世界文化格局，无法脱离已经形成和正在日益被加强的不平等的世界文化版图。在这些大背景之下，还有汉语自身无比悠久又无比丰富、复杂的演变和表达。这一切，都不是我能摸清，我能讲清楚的，这远远超出了我的能力之外，也远远超出了文学之外。作为一个操笔墨生涯的人，作为一个长年累月的写作者，作为一个天天和语言文字打交道的人，渐渐地，我终于明白，这只“象”恐怕是我永远也摸不清的了。这就像一个黑夜，一个每天都会降临，却也是一个永远也无法摸清的黑夜。其实，所有的言说者，都不是因为摸清了黑夜的边缘才说话的，他们都是因为深深地体验了黑夜的淹没才发出了声音，他们的声音在无边的黑夜里徘徊游荡，飘移彷徨，他们只能在徘徊彷徨之中证明着自己的存在，他们只能用自己的徘徊彷徨去试探比黑夜更黑的黑夜的边缘。

如此说来，我的这些文字无非是一个夜行者的独白。

2002年4月11日于太原

目 录 CONTENTS



001

目
录

A Tribute for Novels

- 001 小说家讲坛总序 林建法 王 尧
006 自序
001 生命的歌哭
006 留下的，留不下的
013 一个“人”的遭遇
022 比“世纪”更久远的文学
030 网络时代的“方言”
040 文学的权力和等级
049 被克隆的眼睛
056 本来该有的自信
063 春色何必看邻家
081 文体沧桑
086 “现代派”：一种刻骨的真实，
而非一个正确的主义